

对话剧名著 《名优之死》的改编探索

■ 赵锡淮

话剧《名优之死》写的是一代名优京剧老生刘振声，收养了女弟子刘凤仙，含辛茹苦地将她抚养成人，并培养她成为戏曲名演员。但上海有钱有势流氓绅士杨大爷，垂涎刘凤仙美色，对其百般勾引，刘凤仙被物质与虚荣所诱惑，渐渐荒废艺术，自甘堕落沉沦。把“玩意儿”看得比性命还重的刘振声，在劝说刘凤仙无效后，内心非常伤感、失落，最后贫病交加，在怒斥杨大爷这位“唱戏的敌人”后，惨死在舞台上。

《名优之死》是我国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的重要作品，是一部体现田汉创作风格的现实主义力作。这部作品所取得的艺术成就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与珍视。我运用戏曲艺术表现规律，将《名优之死》进行了改编和再创作，使其成为一部既保持原著特色，又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戏曲剧本，并成功地被戏曲院校学生搬上舞台表演。

下面我谈谈对话剧名著《名优之死》的改编探索。

(1) 主题内涵有所侧重

原著《名优之死》主题内涵非常丰富，它包含着“抨击冷酷黑暗的现实对艺术的摧残，谴责个别艺人自甘沉沦以及对艺术的背叛，同情艺术家在冷酷现实中的悲惨境遇，哀叹艺术家心灵的寂寞与孤独”等多种寓意。

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艺术家仍然面对物欲的引诱、腐蚀与拉拢，面对如何对待艺术、把握艺术问题。是像刘振声那样把“玩意儿”看得比命更要紧去热爱艺术？还是去利用艺术作跳板，去获取物质上的享受与虚荣心的满足？

因此改编这部名著，需要结合当今现实对题材进行取舍，对原著主题进行侧重表现。在改编过程中，我保留了刘振声为了艺术而奋斗、与黑暗恶势力顽强抗争的斗争精神，谴责了刘凤仙的自甘堕落，批判了以杨大爷为代表的黑暗势力对艺术的压迫摧残。对原著中具有唯美、伤感等浪漫主义色彩有所削弱。

这样，改编后的戏曲剧本《名优之死》，其主题的现实意义也就十分明确了。

(2) 人物塑造注重内心挖掘与情感渲染

戏曲艺术通过其特有的唱、念、做、打、舞等表现手段，来塑造剧中人物形象，加强人物内心挖掘，使人物的内心情感能够尽情地抒发。这是戏曲艺术表现力优越的一面。

戏曲剧本《名优之死》运用这些艺术表现手段，增强了对刘振声、刘凤仙人物内心的挖掘，使其思想、性格更加丰富。

比如刘振声内心情感线索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，一是体现在他热爱艺术、崇尚艺术至上，从而与代表恶势力的杨大爷顽强抗争的大无畏精神；二是体现在他对爱徒刘凤仙慈父般的关爱与教诲上。

面对着杨大爷这位“唱戏人的敌人”，把“玩意儿”看得比命更要紧的刘振声，自始至终就与其抗争。当杨大爷勾引刘凤仙称其“我的小苏三儿”时，他拍案怒斥：“哼，什么东西！”使杨大爷不得不收敛他的放纵。当杨大爷及其走狗王梅庵仗势逼迫刘振声“要么把这杯酒给我喝了，要么到台前当着台下观众给我磕个响头”时，刘振声面无惧色接杯高唱十二句：

小小酒杯重如山，
黄浦江水尽盛满。
恶浪滔天九丈九，
我自笑脱岿安然。

……

想尔黄浦一恶犬，
怎能汹汹吓倒咱！
放声大笑高举盏，
掷地听声蔑权奸！

唱完后刘振声将酒杯摔得粉碎，令杨大爷之流氓狼狈逃下。

在杨大爷设计让刘凤仙将毒酒端给刘振声喝下，并唆使警察要抓走刘振声，令台下的流氓分子乘机乱喝“倒彩”时，剧情走向高潮，一代名优刘振声铮铮铁骨、不畏恶势力的风范也得到了体现。他昏迷醒来后踉跄站起唱道：

任凭尔风雨狂黑云翻滚，
屹摩崖不倒松笑傲苍天！

并不顾命在线悬，脱衣擂鼓化《击鼓骂曹》戏词向黑暗现实以及杨大爷之流的恶势力进行最后的

痛斥与决战：

……

尔等莫要叫声器，
我把这戏袍来脱掉，
擂起战鼓骂一遭。
一骂黄浦恶浪哮，
混沌污浊把清白糟。
二骂阎王来当道，
群魔勾结鬼逍遥。
三骂豺狼猎猎叫，
害我父女手段高。
……且把鼓棒作枪刀，
敲穿海底斩恶蛟。
鼓声震塌阎王庙，
魔鬼宫殿在动摇！

在这里，刘振声一口气唱了二十八句，每一句都似刀箭一样投向群小恶徒，每一句都像巨雷一样惊天动地！每一句也体现出刘振声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艺术家崇高形象。

刘振声面对恶势力是块“硬骨头”难以征服，面对着爱徒，则有一颗“慈父心”。在改编的剧情中，我增添了幼小的刘凤仙被人追打的情节，善良的刘振声出钱收养了她，“又作爹来又作娘”地抚养刘凤仙，并教授她学戏；“一句句教来一招招练，呕心沥血为凤仙。”终于把刘凤仙培养成有了些名气的戏曲演员。

但刘凤仙经不住物欲的诱惑，对“玩意儿”的糟蹋与背叛，尤其是向杨大爷这样的恶势力投怀送抱，令刘振声伤心、寒心与忧愤。当他要将《玉堂春》中不合适的“淫词秽语”删掉，以净化戏风时，遭到了为讨好少数庸俗观众的刘凤仙的拒绝。刘振声对她进行了语重心长的教诲：

你不该媚俗潮戏品不讲，
你不该为沽名不顾德望……
雁过空山响，
花落泥土香。
梨园人唱戏要词正曲亢，
梨园人做人要正堂堂！

当刘凤仙被杨大爷诱惑而渐渐讲究穿着打扮、交际跳舞而疏于用功时，刘振声又苦口婆心地劝她：“要爱惜咱们的玩意儿呀！”“你可不能忘本啊！”……

戏曲剧本也挖掘了刘振声内心伤感与凄苦的一面，他“自幼无亲门空掩，为活命六岁学艺在梨园”，也是个孤苦伶仃的可怜孩子。为了学好“玩意儿”，他“唱念做打勤苦练，闻鸡起舞送流年”。师傅死后，将班社重担托付给他，从此他“青灯舞台做伴侣，日夜操劳为社班。四十岁未娶妻房无家眷……”可见，与养女刘凤仙相依为命后，刘凤仙被流氓绅士杨大爷诱惑而走向背叛，刘振声内心情

感是多么地伤感与失落！

对于刘凤仙这个人物，改编本对其内心世界也进行了揭示。

刘凤仙自幼卖给人家，失手打碎女主人一个玉镯而被人在冰天雪地里追打罚跪，被路过的刘振声收养。起初她对刘振声怀着感恩的心情去学艺，也知“先生的恩情重如山”，对刘振声“伺茶奉饭把孝仿”。当她小有名气后，就渐渐爱慕虚荣，贪图成名享受了，对艺术也日益荒废。尤其面对杨大爷的引诱她不但不能自觉抵制，反而投怀送抱，自认为“左右逢源交际广，一心要把美名扬”，因此与刘振声不断发生冲突。

刘凤仙背叛艺术、背叛教养她一场、对她恩重如山的刘振声理应受到谴责，但她也有值得人们同情的一面。

首先，她自幼饱尝苦难，成名后希望自己不再过苦日子，尤其认为“成名享受，难道就是堕落？咱唱戏人就应该穷困潦倒低人一等？”她有个人追求幸福、自我价值实现的权利，只是她个人价值实现是建立在背叛情义、背叛艺术，与杨大爷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基础上，这就该遭到谴责了。

在与刘振声发生冲突遭到严厉斥责后，她伤心地唱出内心的苦闷与委屈：

一番话骂得我热泪盈眶，
心中委屈谁知详。
我自幼似浮萍天涯飘荡，
风吹雨打吞凄惶。
我也曾披星戴月勤吊嗓，
我也曾朝朝暮暮舞霓裳。
我也曾剑光棒影香汗淌，
我也曾水袖云步度春光。
到如今倒落得个辱祖贪享！
我也曾伺茶奉饭把孝仿，
我也曾深夜挑灯针线忙。
一颗冰心玉壶装，
到如今却成了忘恩负义白眼狼。……
越思越想越迷茫，
满腹苦水难装。

通过内心独白的大段唱词，可以展现出刘凤仙心灵深处痛苦、失落、委屈与迷茫的一面。

正因为如此，在戏曲剧本中，当刘凤仙最后得知杨大爷欺骗她，利用自己的轻信下毒药害了先生时，她悔恨交加，愤怒地打了杨大爷一记耳光，并将杨大爷送的金项链一把扯下掷向对方！这些细节体现了刘凤仙真正的觉悟，表现她醒悟过来后与杨大爷恶势力的彻底决裂。这样的改动使刘凤仙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、个性更加鲜明。

(3) 强化了戏剧性

为了设置悬念、加强矛盾冲突、丰富人物形象，改编本前部分增加了为改戏词刘振声与刘凤仙

的冲突、杨大爷威逼刘振声喝酒与刘振声发生冲突的情节。

为了删去《玉堂春》中有些格调不雅的戏词，讲究人品戏德的刘振声与刘凤仙发生了第一次争执。刘凤仙为了讨好一些庸俗观众，执意不改戏词，使刘振声忧愤之极。于是他唱道：

你不该媚俗潮戏品不讲，
你不该为沽名不顾德望。
你不该翅膀硬趾高气扬，
你不该傍权贵甘落染缸。

教育她“梨园人唱戏要词正曲亢，梨园人做人要正堂堂！”但刘凤仙执意不听，认为“傍名人，识大款，左右逢源交际广，一心要搏美名扬，有何应当不应当？”

这时杨大爷借此挑拨离间添柴加火，使得刘振声与刘凤仙师徒二人的矛盾，转移到以刘振声与杨大爷为代表的艺术家与恶势力直接交锋上。“酒”是交锋的焦点，也是一场“美”与“丑”的战斗。杨大爷用喝酒来威胁名优：“要么把这杯酒给我喝了，要么到台前当着台下的观众给我磕个响头。”面对权势杨大爷的逼迫，刘振声是乖乖就范，还是抗争到底？这是个悬念。当刘振声将酒杯猛地摔在地上“掷地听声蔑权奸”时，戏剧冲突爆发到极致，人物形象也鲜明地立在观众面前。同时，得罪了恶势力，刘振声下面会遭到怎样的报复？这又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。

设置杨大爷送给刘凤仙金项链、下毒药诱刘凤仙骗刘振声喝下的情节，也是为了增强故事悬念，为名优之死进行充分的铺垫。

在剧情的结尾，用戏曲剧目《击鼓骂曹》代替原著结尾安排的剧目《打渔杀家》，也是根据人物内心情感线索的发展、矛盾冲突的悲剧性而改编设置的。《击鼓骂曹》演绎的是刚正不阿的名士弥衡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裸衣擂鼓，大骂奸臣权相（戏曲剧目中的演绎，与历史真实人物有别）曹操的故事。这与刘振声人物形象颇有相似之处。

刘振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化《击鼓骂曹》中的戏词，对以杨大爷为代表的恶势力进行最后的痛斥，表现出艺术家不畏权势、与黑暗势力顽强抗争、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，将戏剧推向最高潮，人物的光辉形象也在舞台上矗立起来。当他鼓棒落地、仰天倒下时，悲剧也落下了帷幕。

(4) 加强戏曲艺术再创作

将话剧《名优之死》改编成戏曲剧本，在保留话剧本艺术特色的同时，按照戏曲艺术创作规律进行了再创作。具体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：

① 明暗场的处理

改编原著时，戏曲本保留了原著流畅、独特的“戏中戏”上、下场艺术结构方式。所不同的是，根据戏曲艺术舞台结构特点，在明暗场处理上突出

了戏曲表演规律。比如刘振声回忆当年收养刘凤仙时，舞台上采用切光处理，使剧情转到十年前在冰天雪地里刘凤仙被人追打时的情景，并且利用幕后女声伴唱的表演方式加强剧情演绎。

再如刘凤仙回忆刘振声教她学艺时，为了表现父女情深，舞台上春暖花开，二人并唱并舞蹈。突然一阵狂风过后，刘凤仙独立舞台中心，刘振声、杨大爷站在舞台两端，三束追光分别打在三人身上，刘振声、杨大爷一左一右地呼唤刘凤仙跟自己走，刘凤仙在追光下艰难地抉择着，痛苦地哀唱着……这样的舞台处理，运用了戏曲舞台“虚实结合”与写意化的表现方法。

② 角色行当的完善

为了完善角色行当，在改编时我把不重要的人物删去，如原著中经理、新闻记者何景明以及大京班坤角花旦萧郁兰均被删去，把刘振声另一个女弟子、即刘凤仙的师妹刘芸仙改原著中女老生为戏曲本中的女花旦。这样一来剧情就显得更加紧凑，剧中人物也更加精炼，剧本中生（老生刘振声）、旦（青衣刘凤仙、花旦刘芸仙）、丑（左宝奎、王梅庵）、花脸（杨大爷）等行当就基本上齐全了。

③ 唱念的安排

为了突出戏曲特色，改编本在唱念安排上，运用独唱、二人对唱、三人轮唱、众人伴唱、幕后伴唱、女声合唱、上场诗等不同戏曲唱念手段，来塑造人物形象，推动剧情发展。

如杨大爷怀揣毒药要借刘凤仙之手给刘振声下毒时，念了两句上场诗上场：

怀揣毒药嘴抹糖，
要把老刘喉头伤！

通过这简单明了又阴险狠毒的两句念白，直接刻画了杨大爷歹毒、奸诈、卑鄙的性格。

在唱词安排上，主要根据人物情感需要进行铺叙。如刘凤仙被刘振声斥责“作践咱唱戏人的祖宗”时，她痛苦地站在舞台上一口气唱了二十句：“一番话骂得我热泪盈眶……”，这些唱词大部分采用十字句排比句，体现了刘凤仙内心深处的失落、痛苦、矛盾与迷茫。

再如刘振声临死前借《击鼓骂曹》痛斥恶势力与黑暗现实时，也是前后唱了两大段共三十句的七字句唱词。在这里七字句较十字句唱词相比，节奏更迅捷，更能突出人物内心情绪激越、悲愤、高亢的特点。

另外，改编本的戏曲唱词与念白，与话剧原著语言相比，一方面突出唱词、念白的戏曲特征，如唱词的抒情性与可舞性，念白的节律感与韵味感；一方面加强唱词的性格化，如刘振声的唱词比较深沉激越、不卑不亢，刘凤仙的唱词比较轻浮、有个性，杨大爷的唱词油滑中透着阴毒霸气等。

责任编辑 原旭春